一個死囚在鐵屋子留下的預言

文｜鐵流

太史公說：人固有一死，或輕如鴻毛，或重如泰山。

1964年春，難友楊應森因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」右派反革命集團案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，我作為重大涉案人員送進死牢接受教育，俗稱「陪場」。

楊應森就義後，在我的心頭用血用淚刻下了一首詩：

蓉城獄西墜隕星，壯士飄然易水行；
圖匕雖未斷秦命，卻震中原動國魂。

楊應森是右派，我也是右派。在這之前，楊應森是解放軍中尉、中共黨員，我是黨報記者、團委書記。成了「階級敵人」後，同在四川省公安廳「415」築路支隊勞教「改造」。

不過他和我都是越「改造」越「反動」的「花崗岩」。六年後，楊應森被殺，我被判處重刑。

中共地下黨員周居正家破人亡

「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」一案，是1962年全國數萬起「反革命」案中的一個大案，先後抓捕200餘人，被殺的除楊應森外，還有中共地下黨員、中共西南黨校教員、「紅岩志士」周居正。

周居正在1945年讀書時就參加中共，從事地下工作。1947年在重慶領導學生運動，被國民黨抓捕囚於渣滓洞白公館。誰知新政伊始七年後，周居正被劃為「極右」。再過七年後，他被羅織為「馬盟」首犯，被殺於江津永勝茶廠。

周居正的夫人曾昭英，幾十年不曾乾過眼淚，兩個兒子「下放」農村，不堪凌辱，一個兒子用鐮刀割喉而死，另一個兒子跳嘉陵江自盡身亡。留下無限辛酸、無限眼淚。

我和周居正在不同勞教中隊改造，但一同關押在成都省公安廳梓橦巷秘密監獄。一次放風，我只聽說他關在這裡，不知是哪個監舍，便引吭高歌：

「誰願意做奴隸，誰願意做馬牛，人間的烽火，已燃遍了整個歐洲……」

歌聲喚來了他回應，監舍一處鐵窗的洞孔裡彈出個紙團，紙團上寫兩個字；「保重」。再看，一張清瘦的臉頰上嵌著副眼鏡，鏡片後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像盞明亮的燈，沒有聲音，只有示意：勇敢點，頂住邪惡！……

「馬盟」一案，兩個共產黨員被槍殺，另有三名「教民」判處死緩，四名判處無期，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，多達二十餘人。這三十多名「案犯」，大部份是黨員、團員，他們中的不少人，曾為中共的建立出生入死，幾乎獻上生命。他們沒有死在敵人的屠刀下，卻死於為對付自己人立起的「革命」的絞架上，此案至今未昭雪。



1967年，文革時期大規模批鬥大會實拍影像。網絡圖片

楊應森冷眼等待最後的日子

在「陪場」的二十多個日子裡，我和楊應森在那不足十平米的死牢、黑不見天的地獄，相依為命朝暮相處，談論人生、談論未來，談論「人類最偉大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」，也談論我們曾忠於過的「偉大領袖」……

楊應森腳戴腳鐐，手繫背銬，不唉聲、不嘆氣，靜靜地等著那一天的到來。一天，他突然問我：「曉楓，我死了後，你有甚麼打算？」

我沒過多考慮，咬著牙憤憤地說：「活下去，堅決活下去!與他們鬥到底!」

他那泰然平靜的雙目落在我身上許久，問：「怎麼活？怎麼鬥？」「決不自殺！決不低頭！殺盡那些整人害人的傢伙，大不了像你吃顆子彈。」我激憤得有點歇斯底里。

好一陣沉默，他對我說：「曉楓，不自殺、不低頭，是對的，但不能有吃子彈的打算啊!你年輕，又有寫作才華，切不能盲動，做無謂的犧牲。中國政局會發生變化，絕不是鐵板一塊，縱是鐵板也會鏽化。到了那一天，把你看到的、聽到的寫出來，留下一頁頁歷史……」

我一怔：「有那一天嗎？」

「怎麼沒有？世上沒有不死的人，也沒有萬歲的皇帝。」「我在想，一個國家、一個政權，能不能通過非暴力的和平過渡，走上自由民主，像西方國家一樣，幾年選一次總統？我看不是沒有可能，但得等……」我似乎像抓住了甚麼，輕聲問道：「你是說，老毛死後吧？」

他點點頭，說：「儘管人們天天喊他萬歲，他能活到萬歲嗎？」「那時叫他萬歲時候，熱血沸騰，渾身激動得發抖，眼裡噙著淚花。以為他會給我們帶來自由民主、幸福昌盛，誰知全是災難。」

死囚洞悉中共鬥爭本質

他拖著沉重的腳鐐說：「甚麼叫共產黨？共產就是你鬥我，我鬥你，除了農民鬥地主，工人鬥資本家外，兒子鬥父親、老婆鬥丈夫、學生鬥師長……不鬥就不叫共產黨。

毛澤東最壞一招，就是用美麗的詞彙，把人性靈魂深處最醜惡的東西釋放出來，比如出賣朋友叫分清敵我，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，揭發親人叫站穩立場，讓人放開手足做壞事。」

他說得入情入理，我聽得有鹽有味，似乎死牢變成了課堂。

他分折道：「甚麼付出最輕鬆？出賣靈魂最輕鬆！」「拚命做壞事，拚命說謊造謠。誰的壞事做得多，誰的說謊說得大，誰就能搶到最好的位置。」

「這就是毛澤東熱衷的階級鬥爭，這就是毛澤東治國之術。一塊骨頭十條餓狗搶，互相之間你撕我咬，死拼惡鬥。

中國早已成了一群瘋狗爭食的國家。」是觸動、是啟迪，我回到兩年前曾探索過的題目：中國苦難何日才有盡頭？但未得出答案。

聽楊應森說到這裡，我忍不住岔斷他的話，問道：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為這個，才起來組織「馬列主義者聯盟」？

中國人都住在鐵屋子裡

楊應森淡淡一笑，然後說：「根本沒有甚麼組織，只是大家在一起議論，探求真理。」他接著說：「周居正寫了一個小冊子叫《堅持新民主義革命》，就是這樣說的。

儘管我們在暴力的殘酷壓迫下，但仍一致主張放棄暴力，反對武裝起義，停止階級鬥爭，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！」

楊應森特別提醒我說：「曉楓，你我都是吃共黨飯長大的人，參加過共產黨各個政治運動，深知道共產黨的底細。」

「不要說造反，就是農民在田邊屋角種瓜瓜豆豆，也要被批判、被鬥爭。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，人只能做狗，還得做咬人的狗，你不咬人別人就咬你。

我和周居正，還有你，都是不願意做咬人的狗，結果被人咬得血淋淋……」他說：「嘿，這個國家把正常的人變成殺人犯，自己為自己造鐵屋子喲！」

「鐵屋子？」我重複，不解，迷惑。

「對，鐵屋子！就是這間鐵屋子！中國人都住在鐵屋子裡，只不過大小不一樣。你和我是住的小鐵屋子，老百姓住的大鐵屋子。不過，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，中國這個大鐵屋子，年代久遠了就會腐蝕鏽化。」

鐵屋子會照進陽光、長出綠草

在他等候死神的時間裡，有一天我突然問：「應森，你恨嗎？」

躺在草蓆上的楊應森靜得像古井之水，他說：「恨誰？我誰也不恨！這是中國歷史上躲不過的一場劫難！要說恨，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。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，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一個最大的謊言。我相信受騙的人，終有一天都會覺醒。

就像這間鐵屋子終究有一天會照進陽光、長出綠草、開出紅花一樣。」我奇怪不解：鐵屋子怎麼會照進陽光、長出綠草、開出紅花？在最後的日子裡，楊應森是這樣說的：

「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錯誤，就是參加了共產黨。別人騙我、我騙別人，大家就這樣騙下去。曉楓，今後決不能再做騙人的事了，在鐵屋子有了洞的那天，就不要再做狗，再當工具了！一定做個大寫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！」

那天凌晨，楊應森被叫出死牢，負鐐戴銬走上刑場，被殺於四川灌縣岷江河畔。日期是1964年4月19日，時年三十三歲……此後，我一聽見岷江咆哮，好像聽見他說的那句話：

在鐵屋子有了洞那天，大家就不能再做狗，再去當工具了，一定做個人格獨立的人！所以「改正」後回到報社不久，我就「下海」自謀職業去了，不再做騙人者的工具……

神州大地系列

千年古都：鄭州

文｜邵語柔

鄭州位於嵩山東麓、黃河之濱，居中華腹地之中心位置，史稱「天地之中」。有「商都」之稱的鄭州，是軒轅黃帝的故里，也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，歷史上曾五次爲都，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天地之中　底蘊深厚

鄭州，位居九州之中，緊鄰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——嵩山，這種「居中」的地理位置，讓鄭州成爲黃河流域文明物資、人口與文化的集散地，奠定了早期中華文明的核心根基。不僅夏、商、周三代建都立國於此，早在舊石器時代，中華先民就選擇在這片嵩山腳下、黃河之畔的土地上定居棲息、繁衍發展，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「天地之中」的深深印記，成爲華夏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石。

交通要塞　八方之樞

鄭州是中國重要的鐵路交通樞紐。京廣線（北京至廣州）和隴海線（蘭州至連雲港）一縱一橫交匯於此，中國的鐵路心臟就在鄭州，因此有人說它是火車拉來的城市。

然而在鐵路彙聚到鄭州之前，這座名叫鄭縣的小鎮卻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城。伴隨著鐵路的修建，鄭縣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鄭縣改名爲鄭州市，此後鄭州很迅速地增長爲河南省內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，就連河南省的省會也從開封搬遷到這裡。

八大古都　歷史悠久

中國有八大古都，分別爲西安、南京、北京、洛陽、開封、杭州、安陽、鄭州。


公有領域

鄭州是華夏文明的發源之一，是軒轅皇帝的故鄉。

鄭州爲甚麼能夠和這些古都並稱爲八大古都呢？主要的原因在於，鄭州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之一，是軒轅皇帝的故鄉。

其次，鄭州曾先後五次成爲都城：夏、商兩朝均曾建都於鄭州。

到了春秋戰國時期，鄭國在現今的鄭州新鄭市建都，戰國時期，韓國滅鄭後，便將都城遷到新鄭。

從古城到古都，鄭州譜寫了中華文明的燦爛篇章。作爲名副其實的古都，鄭州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

位置優越　商業樞紐

鄭州，又稱爲商都，主要原因在於其歷史背景和優越的地理位置。鄭州是商朝早期的都城之一，大約在3600年前，商湯在此建立了商代的第一個都城——亳都。亳都的規模非常宏大，內城城垣周長約七公里。

此外，鄭州的地理位置也十分優越，地處中原，承東啓西、連南貫北，自古以來就是商業貿易的重要樞紐，這種優勢使得鄭州在商業上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，因此被譽爲「商都」。







